



六年的著力・十年的觀察

三峽藍染工藝的復原與成長期待

Indigo Dyeing in Sanshia: A 10 Years' Retrospect

文·圖／陳景林 Chen Jing-lin (染織藝術家)

二十世紀的末葉，後現代主義的浪頭剛過，裝置藝術趁勢而起，並成為臺灣造形藝術的主流，一時間各種媒體、各種語彙、各種素材、各種元素紛繁上場，當許多議題、許多觀點、許多突發奇想、許多有理路與無厘頭的藝術活動在舞台上纏鬥得難分難解時，臺灣的民間社會卻有一股力量在匯集。許多文化工作者在各地成立文史工作室、文化協會、產業發展協會等組織，開始對臺灣社會原本存在的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進行挖掘與調查，同時陸續串連不同領域的文化研究者，希望找到更多隱藏的在地生命力。步入二十一世紀後，這股力量正在擴大，也逐漸展現出文化重生的美麗花朵。

三峽藍染工藝的復原稱得上是這波文化重生的重要案例，如今看來它並與臺灣近年藍染文化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連。筆者因緣際會，有幸在這復原的工作上盡一分力量，也算能在自己從事多年的染織工作後，添上一筆三峽藍染的復原輔導紀錄。在此，筆者想以過往的輔導經驗，談談自己對三峽藍染發展的看法。

藍染復原，三峽起步

光陰易逝，轉眼十年，三峽藍染從1999年開始復原至今正好十年。然而，十年前是如何的因緣開始的呢？這確實是個有趣的問題，乍看像似偶然，實則應有其必然。

筆者和任職於工藝所的馬芬妹老師相識二十多年，她在工藝所研究植物染色至少也將近二十年了，她先做紅色系，再作黃色系，之後才轉入青色系。大約在1997年前後，她約我到三峽去見幾位對文史工作有研究的人，想從他們那邊瞭解更多關於古代藍染的訊息，不過所得卻仍有限，據云鎮裡已無人能夠操作，即使是散落在各山溪旁的馬藍植物，也少有人能夠識別。

後來馬老師再來臺北數回，皆為找尋馬藍植物而來。1998年，我陪她和張培正老師到二格山下的茶改場邊採集，下回換我帶她去木柵貓空採集，貓空的馬藍大族群是我在1991年就發現的，因為擔心被過度採集而消滅，故和助理小黃一直守口如瓶。這回好友遠從草屯趕



輔導初期，帶領協進會成員上山採集馬藍並認識植物生態。



溪邊染布

來，自然希望讓她滿載而歸，不過一旦寶藏公開，自要有淪陷的心理準備。所幸當時我已跑過木柵、石碇、平溪、新店、三峽、坪林等部分山區，知道除貓空之外，臺北盆地周邊還有許多分布的族群，這才放心地讓她採個痛快。

1999年4月，馬老師再帶學生來貓空採集，採後在工藝所鶯歌中心浸泡、打靛，並邀我前往參觀，這才促



筆者帶領三角湧文化協進會成員完成的紮染作品〈三峽春曉〉

成我和三角湧文化協進會的成員碰面，也才有7月12日大夥在我家的熱烈討論，以及一週之後立即展開的山區馬藍族群的認識及採集、製靛等一系列復原工作的展開。

起初，我和這群協會成員在對談時，發覺到他們不太能了解與染織相關的術語，所以我請他們要注重圖文的紀錄，並強調這個工藝復原的意義非比尋常，它會成為臺灣社區營造的重要案例。經過將近半年的互動後，我在2000年的春節擬定了今後藍染工作的重要事項，內容大約包括：野生藍草族群的分布調查、藍草的復育栽植、藍靛的量產製作、合理的染程與染坊空間規畫、養藍與染織技藝研習、種子教師的培訓、色素的科學性分析、民眾的體驗學習、作品展覽空間規畫、地方造形特色的探討、在地產品認證等事項。我在新春大夥見面時將上述內容交給協會總幹事，希望大家在面對藍染問題時能有個基本的綱領。說來也有點異想天開，那時協進會的資源非常有限，而我林林總總地提了那麼多，也深怕協會成員因一時無法啟動所有工作而全盤放棄，所以才有短、中、長程的發展階段研議。

其時臺灣的藍染工藝已斷層了數十年，而我這個中年染織工作者在當時卻敢大膽地接受技藝復原的重責大任，而且還對這項工作抱持著樂觀的態度，其實是和我

前二十年的學習有關。

田野考察，扎根西南

三十年前，我剛考進師大美術系夜間部，開始在造形藝術的領域中接受專業的洗禮，我們班很幸運地能上一年李霖燦教授的「中國美術史」，大家如沐春風地浸淫在李老師精心設計的鮮活課程中。李教授年輕時曾在中國西南邊疆考察民族文化，所以在課堂上經常談論到當年他在大理、麗江等地的奇遇，事事皆如傳奇，其後又拜讀了他所著的《西南遊記》，更為其描繪的人、事、物所吸引。當時心想：老師還在唸藝專時就開始專注於田野調查，其後又在故宮博物院裡工作數十年，鑑賞過無數國寶文物，眼光視野無人能及，他的才華雖與生俱來，但他的博學卻是一步一腳印地累積而成的，我想邯鄲學步，希望將來有機會一定要親眼去看看這些大山及大山裡長期居住的民族，相信它仍保留著活生生的傳統文化。年輕後學，就此埋下了日後從事田野調查的因緣。

大學畢業之後，我在高職美工科擔任五、六年的教職，婚後並與內人拜婁經緯教授為師，向他學習纖維編織工藝。婁師故鄉在四川東部南川縣，父親經營布疋販售生意，自幼熟悉民間染織作坊，故學習過程中除了編



三峽藍染節的服裝秀



協進會成員利用在地圖案製作的藍染商品

織話題，也少不了神遊西南。後來，我對編織的學習興趣愈來愈大，最後乾脆辭了教職而去中國西南做調查。那十年，我先在美術領域中學習，後來因工讀而接觸美術設計，再因美工科教學的需求而學習編織，又因對編織的喜好而想探討傳統的民間工藝，故有其後的十年考察。

二十年前，當我和內人與婁老師伉儷準備去中國西南邊疆考察時，中國卻發生了六四天安門事件，當時所有親友都竭力反對我們在六四之後啟程，深怕發生不測。然而，我們因工作與休假時間早已安排，加上行程順序多由我擬定，且深怕中國開放之門再度關閉，所以仍按原計畫在六月二十四日啟程出發。初次深入西南，

就從廣西的大瑤山開始，而後再到貴州黔東南與黔中，再轉至雲南東部、中部及西部部分地區，一趟四十四天的自助行程下來雖極為疲累，卻發覺西南的民間傳統工藝資源遠比想像的豐富。

就因對傳統染織工藝及服飾文化的熱愛，我們在很恰當的時機裡，一頭栽進了西南的粵、桂、黔、滇、川、湘、瓊等七個省區的田調工作中。十年之間，我們對傳統染、織、繡工藝及其衍生的服飾文化都有圖文紀錄與實物收藏，並陸續整理染織相關的工藝脈絡。其中藍染工藝仍是西南各族共同保留的活工藝，我們從中學習到植栽培育、色素萃取、色素還原、染色技藝、染布應用等完整的藍染相關知識，同時也對貴州安順、雲南大理等地的現代化量產工藝有些了解。數年之後，這些知識在三峽的技藝復原上正好可以用著。

穩步社造，放眼文創

隨著主客觀環境與條件變化，三峽藍染的推動步調也跟著情勢演變而不斷調整：從1999年到2002年的第一階段裡，輔導對象主要集中在協會成員上，學習內容以藍植物與藍色素的基本知識，採藍、製靛、建藍、染藍等藍染基本流程步驟的學習，以及藍染與三峽發展的關係建構上。對於協會以外的個人或團體，本階段推廣主要以DIY體驗活動為主，由於活動新鮮好玩，體驗活動很快地擴展至中小學與村里社區中。相關活動經常受



國際精品展展出國內外藍染作品

到媒體報導，同時又因九二一災後媒體對社區工藝情有獨鍾，故社會各界及公部門也開始注意到三峽藍染的潛力。此後申請的專案補助適時發揮功能，才使得種子人員能持續進修成長。此外，部分協會成員也在國內外參訪，並參加外面的課程研習，使學習層面日漸擴大。

2002年夏天，臺北縣政府開始投注經費、人力舉辦三峽藍染節，並將藍染列入文化曆中，初期的三年努力總算獲得肯定，此後三峽藍染的知名度大增，而社會對三峽藍染也有更大的期待。

2002年第一屆藍染節至2005年間，可稱為藍染發展的第二階段，這是三峽穩定成長的時期。經過前面三年的摸索後，學習的內容及營造的方向已逐漸明確，協會主要成員的意見日漸一致，各項活動也有條理地次第展開。同時社會資源也較以往豐富，學習的步調也較穩健。加上臺灣社會到處都在舉辦植物染與藍染的活動，在多方互動下，三峽仍然可以不斷創造議題，並引領社區學習的風潮。2005年夏天，本人因醫師誤診而中斷了在三峽的教學與輔導。但直到年底，仍見學員們努力地完成我所設定的學習目標。2003至2005年的藍染節活動，已將三峽從地方性活動導引至全國性及國際性的方向上，臺北縣政府文化局在這階段中介入籌畫太多，以致和地方現實能力有所脫節，文化單位催促過速，多少也會傷害到自主的學習與成長。

2006年以後，三峽的發展進入了第三期，也是目前

大家所擔心的高原期。從藍染節舉辦以後，臺灣各地的藍染也蓬勃發展，2006年之後，三峽的前導性學習似乎有了中斷，其後每年雖仍舉辦藍染節，但新穎而具創造性的議題不再，多數活動偏向動態，工藝的發展似乎有所停頓，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也面臨瓶頸。這個問題原本就可以預料得到，只是要從社區工藝提升到良好的文創產必有嚴峻的考驗。此時，社區的文史工作者若還沉醉在先前十年的社造回憶裡，而輕忽文創產的專業設計能力的養成，只怕再過十年，大家仍舊繼續在玩溪邊染布與民俗采風活動。

三峽藍染聲名遠播，許多人陸續為文報導、書寫其復原及發展過程，其中皆以地方文化工作者的自覺發展說為主，對於馬芬妹老師的議題引發及本人具體的策略導引與技藝傳授多淡化處理，並著重其後的推廣活動。顯然，將來書寫者在對本案例再作探討時，更應注重史實與發展邏輯，才不會形成偏頗現象。

地方文史工作者更應體認到臺灣社會文化活動的頻繁與高互動性，如能將小區域性的活動放在較大的區域座標來觀察，一定會使它的發展格局擴大，並因能欣賞他人的特色而更肯定自己的特色，了解他人的步伐而更肯定自己的成長軌跡。三峽當前的工藝基礎仍屬脆弱，目前喪失的不是希望，而是希望背後應有的創造性議題，沒有前導性議題的設定能力，就難以跨越高原，這是我目前較憂心的地方。

